
ICANN81 | 年度大会 - 联合会议：GAC 与 ASO
202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 - 15:00 至 16:00（土耳其时间）

茱莉亚·莎弗琳 (JULIA CHARVOLEN)：大家好，欢迎参加于世界协调时 11 月 12 日星期二 12:00 举行的 GAC 与 ASO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音录像，并受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约束。本次会议期间，只有在聊天窗口内提交的问题或意见才会被大声朗读出来。本次会议的翻译服务包括全部 6 种联合国语言和葡萄牙语。

如果您想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言，请在 Zoom 会议室中举手，请说出您的姓名；如果您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请说出您要使用的语言，并以合理的语速发言。温馨提示，配有麦克风的桌子是为 GAC 成员、观察员和演讲嘉宾预留的。我就讲这么多，下面请尼古拉斯·卡巴雷诺发言。有请。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NICO CABALLERO)：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请就座。本次会议是 GAC 与 ASO 的联合会议，我们开始开会。让我们欢迎汉斯·彼得 (Hans Petter) 参加本次会议。彼得，对吧？好的。还有赫尔维·克莱门特 (Hervé Clément)、来自 ASO 的尼克 (Nick)，还有我尊敬的副主席，来自埃及的克里斯汀·阿里达 (Christine Arida)，来自哥伦比亚的蒂亚戈·达尔·托易 (Thiago Dal Toe) 和来自英国的奈杰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先生。本次会议时长 60 分钟，将在当地时间下午 4 点结束。汉斯·彼得和他的优秀团队将为我们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再次欢迎，汉斯，交给你了。请发言。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汉斯·彼得·赫伦 (HANS PETTER HOLLEN): 非常感谢。很高兴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前，我们在会议上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 ASO，什么是 ICP-2 以及其他一些内容。现在，我们有时间来思考一下。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下提议的 ICP-2 第 2 版原则。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是的，就是这张。回到 2020 年，不，2000 年，25 年前，四分之一世纪前。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建立新的区域引擎注册管理机构的标准。当时，我实际的职务是政策主席，地址理事会主席，我拿到了这份文件，并在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批准之前进行了最后的磋商，然后将这份文件用来建立 LACNIC 和 AFRINIC。因此，这是建立 IRS 的现有政策标准，已经使用了两次。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或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发生了变化，这个文件需要审核，是时候进行更新了，但是我想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最初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覆盖区域应该符合 ICANN 定义的范围，我们以前称为大陆洞察。不是数百个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或数千个 gTLD，但是，你知道，五个左右是一个合适的数字。新的 RIR 必须得到广泛的支持。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汉斯，抱歉打断一下。你能关上那扇门吗？因为我们听到一些背景噪音。出于对汉斯和他的团队的尊重，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并关上那扇门。汉斯，很抱歉打断了你发言，但是我们刚才有点 -

汉斯·彼得·赫伦:

谢谢。好的。我看到 ICANN CTO 在后面的角落里忙着讨论，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会引起他的注意。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原则是，展示提

议区域内社群 RIR 的广泛支持。因此，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流程。由自下而上的自治机构来制定地方政策，这也是一个原则。中立和公正地对待所有相关方，基本上就是一视同仁。然后就是对技术专业知识的要求。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遵守关于基于地址的保护、聚合和注册的全球政策。RIR 需要有公布的活动计划、资助模式、保存记录和保密性。

当然，这份文件中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我就不向大家介绍了。这是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对 AFRINIC 和 LACNIC 的要求。现在，三个历史最悠久的 RIR，分别是 RIPE NCC、APNIC 和 ARIN，它们是在 ICANN 之前建立的，但我们都坚持这些原则。

下面请尼克发言，他将介绍由 NRO EC，也就是执行理事会和四位 RIR 首席执行官进行的审核项目，因为 AFRINIC 目前没有首席执行官。我们向地址理事会分配了任务，让他们帮助完成当前 ICP-2 的两项实施程序，然后审核整个 ICP-2 并查看是否需要更新。尼克将给大家详细介绍。

尼克·纽金特 (NICK NUGENT): 谢谢汉斯·彼得。我们提供了，好吧，我应该说，首先，我们认为修改一个 23、24 年前的文件不仅是一个大项目，并且管理 RIR 生态系统这么多年，不仅是工程巨大，而且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是简单地编写一个有完整内容的全新文件，发给每个人，然后询问大家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认为采取两阶段的方法可能最有效，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 V2 项目提炼为一组推荐的核心原则，每个原则都有一个我们希望不太引人注目的名称，然后邀请社群对这些原则提供反馈，并根据我们从社群获得的反馈进行判断，进而起草一份内容完整的文件。

因此，我们通过 RIRS 和 ICANN 协商程序，发出这些原则进行审核。在 RIR 会议上，社群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但他们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是我们发出原则时随附的调查。

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讨论，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欢迎大家对每项原则提出反馈。我们询问你们是否同意、不同意这些选项的各种陈述，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文本格式字段，用来提供你对原则的任何想法，还提供了另一个自由文本格式字段，用来提供你对更广泛的项目的任何意见和建议。调查目前已经发布，大家可在 12 月 6 日之前提供意见和建议。协商期结束后，我们将查看反馈意见，并开始起草完整的文件。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反馈之一是，也许我们需要向大家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些原则，而不仅仅是提供给大家进行阅读。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我们提出的每一项原则。我不会全部读出，但我会重点介绍我们认为最有趣的的原则，这些原则最能证明 V2 项目和更新这份重要治理文件的更广泛计划的合理性，我已经用黄色突出显示了这些原则。

请看一下这些原则。我们用标题将文档内容组织成特定的类别，第一个类别是我们的治理原则。文件开始是权威性原则，它明确了 ICANN 做出最终决定，是承认还是取消承认现有 RIR。

但是 ICANN 不会单方面做出决定，必须在 RIR 同意的情况下将问题提交给 ICANN，并且必须事先咨询每个 RIR 并给予提供意见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我正在总结原则，而不仅仅是大声朗读内容。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详细阅读这些内容。

我们明确说明了可以修改 ICP-2 的机制，即在 ICANN 和所有 RIR 同意的情况下。此流程后 ICP-2 的更新频率。一，我们不能确定，但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更新机制是好的，也许不用再过 23 年我们就会再次这样做。

我们添加了一条矫正原则，实质上的意思是，假设对 ICP-2 进行了更新，但与现有的 RIR 政策、章程不符。这一治理原则的某些方面与 ICP-2 的更新不一致，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然，我们决定寻求大家对所有这些原则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即 RIR 只是简单地不受限制，而不是按照与其他 RIR 相同的原则运营。

现在，这是一种机制，可以要求 RIR 使他们的政策、章程和实践与 ICP-2 相符。因此，它实际上是 RIR 生态系统更广泛的治理文件。文件中有一个 RIR 生态系统部分，对于这些我没有用黄色突出显示的部分，我将基本上跳过这些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来自现有文件中的原则。

例如，RIR 应该协同工作以确保全球所有地区持续得到服务，并且服务区域应该是每个 RIR 的较大跨国区域。在 RIR 生命周期中，仍在寻找更好名称的 ICP-2 V2 正在对当前版本进行改进，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的周期，或者我应该说是 RIR 生命周期中有三个阶段。

认定周期，实体实际上可以被认定为 RIR 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版本的焦点。但这个项目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需要确保在 RIR 被认定后，它继续按照最初被认定时的相同原则和标准运营。所以有一个要求，即，在被认定后，RIR 必须持续满足同样的要求，而且必须以一种自动化的，我应该说是可审计的方式来满足要求。

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个取消认定原则，该原则规定，可以取消认定不能继续满足所有要求的 RIR。重要的规定是，取消认定不是自动的。当我们谈到后来的一些原则时，你会看到，人们强烈希望为一个可能有困难的 RIR 恢复认定。

我将快速介绍一下认定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主要来自现有版本，即，社群必须支持将实体认定为 RIR，并且必须承诺在经济上和通过参与治理来支持 RIR。同样，主要是摘抄来的。

运营标题下的这六个原则都是摘抄来的。我也不详细介绍了。RIR 必须在财务上稳定且独立，必须在非盈利的基础上运营，或者我应该说是非盈利性的，遵循公司治理程序，必须由成员控制和社群推动，并且必须以中立的方式运营。

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些运营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有可能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即，透明度原则。如果 RIR 维护并发布其治理活动和财务的全面记录，这有助于确保在流程的早期发现任何问题并及时干预。

审计原则。想法是由第三方外部独立审计员进行定期审计，以确保每个 RIR 都遵守 ICP-2 规定的义务。服务区域，我将基本跳过这部分内容，因为它只需要一个 RIR 来提供稳定、可靠和准确的服务。连

续性原则，要求 RIR 建立机制，允许其他 RIR 提供协助，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接管。

我们在这里用非常宽泛的语言提出了一个反捕获原则，即，RIR 必须自我隔离以免被捕获。这是这项原则的完整内容，也许现在应该强调一下，这不是完整文件。语言很宽泛。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 RIR 来说，如何运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许这要求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席位，或者代表某些特定的路线。这些细节将在最终文件中得到很大程度的补充。我们只是在寻求大家的反馈，看看这个原则到底有多重要。

然后，我们认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原理。也许我们错过了什么。也许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我们忘了纳入进来，这些内容是关于保护 RIR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原则，确保每一个 RIR 都以一种维护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稳定的方式运营。

最后，在取消认定部分，因为 RIR 可以被取消认定，所以必须有暂时取消认定或反向顺序的方法。必须有一个移交机制来确保顺利转换。这是我们真正想尽可能强调的一点。我们提出了一个纠正偏差原则，该原则并没有规定可能陷入困境的 RIR 需承担的责任，而是让其他没有陷入困境的 RIR 承担责任，其目的是恢复陷入困境的 RIR，并且 ICANN 和其他 RIR 都承诺为此提供支持。

以上就是全部原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么多，整整两页。我们预计最终文件会更长，但这些是我们提出来征求大家意见的原则，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尼克。现在请大家提问或发表意见。抱歉。请讲。

赫尔维·克莱门特：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强调一下尼克的演讲。这是一份四页的文件，但是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尽可能简单，就是从第一页开始。这是我们想要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有创造，而是从头开始编写内容来建立这个原则。

这是一个最终修订的机会，我们同时也思考了很多合法的问题，在 25 年里，这个系统是如何建立的，最后我们总结出很多经验，最终帮助更新和修订这些新标准。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比以前的版本更加一致，顺便说一下，以前的版本仍然存在。短短的几页加上我们之前写的几篇文章，最终形成这个提案。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赫尔维。在我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提问或评论之前，请问一下，罗德里戈·贵奎德 (Rodrigue Guiguemde) 在吗？我想我看见他了。让我们热烈鼓掌，祝贺他获得塔瑞克·卡梅尔奖。他是前 GAC 副主席。祝贺你。我知道你是前副主席。当时我不在，但我不想错过这个表彰，所以再次祝贺你。请就座。感谢参加本次会议。下面有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请发言。

卡雷尔·道格拉斯 (KAREL DOUGLAS)： 谢谢尼古拉斯。我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卡雷尔·道格拉斯。当然，再次祝贺罗德里戈。回到政策，我的两个问题，其中

一个问题是关于定义。是问社群，也是问各位成员，但我不确定，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该问谁呢？谢谢。

汉斯·彼得·赫伦：

感谢你的提出这个问题。现有 RIR 作为会员制组织运营。这是标准之一，会员资格是开放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会员。现在，我们的政策流程并不局限于会员。它们对社群开放。但是，社群比成员范围更大，所以这可能有点令人困惑。因此，任何利益相关方，任何多利益相关方，甚至政府都被邀请和欢迎平等地参与 IRS 的政策制定流程。这有帮助吗？

卡雷尔·道格拉斯：

谢谢。我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卡雷尔·道格拉斯。那么在典型的 RIR 中，谁是成员呢？

汉斯·彼得·赫伦：

在欧洲网络协调中心，你会发现大型电信公司，如德国电信、法国电信、KPN、Telenor，你会发现独立于 ISP 运营自己网络的小型公司，你会发现互联网交换点，你会发现政府、机构、银行，是非常多样化的。欧洲网络协调中心有 2 万个成员，我想 ARIN 有将近 4000 名成员。各地区的情况不同，但管理自己网络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各种规模的公司。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汉斯。谢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提出那个问题。接下来有请埃及代表发言。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谢谢尼古拉斯。也感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事实上, 大家已经回答了我要提出的关于新原则的许多问题, 这些新原则中有哪些是为了避免再次遇到类似 AFRINIC 的情况?

关于可能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他们可能认定? 大家已经解释了原因。所以, 首先真诚地感谢大家提供帮助。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有几个关于明确认定的问题。关于纠正偏差, 内容是, ICANN 和所有其他 RIR 必须提供所有合理的请求的支持。

我只是不太明白请求的支持。我知道没有人希望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干预, 但是, 有时候提出请求是很困难的。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以目前的情况为例, 谁应该向 RIR 和 ICANN 提出请求呢。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说如果合适或根据情况, 而不是请求?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汉斯·彼得·赫伦:

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次回答一个问题, 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 也许这样更容易。根据荷兰法律, 欧洲网络协调中心是一个会员制组织。现在, 如果 ICANN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想要进来帮助我们, 在没有得到董事会或首席执行官或其他人的邀请的情况下, 他们将很难在法律上提供财务支持或在危机中提供实际支持来帮助我们。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原则这样写的原因, 因为只要我们没有任何管辖权, 我的意思是, 所有这些组织在每个国家/地区都是私人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这样措辞的原因。所以 ICANN 很难走进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说, 这是你没有向我请求的帮助。是这样的。

玛娜尔·伊斯梅尔：

是的，我完全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只是在一次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当前情况的试验中，提出了问题。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词汇表中，我也想知道资源持有人是 LIR 吗？那么我们在术语上有变化吗？

汉斯·彼得·赫伦：

没有，我们在术语上没有变化。所以在欧洲网络协调中心，我们有两种类型的资源持有人。我的成员和 LIR，LIR 一词在政策工作中使用，为什么成员一词在治理文件中使用？

我对同一事物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但也有最终用户，他们拥有由 LIR 赞助的独立于提供商的空间，但他们也是资源持有人。因此，定义是资源持有人，即那些拥有合同注册权利来使用我的数据库中资源数量的人。各地区的法律术语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资源持有人是我们一直使用的术语，今后我们将继续使用。

尼克·纽金特：

是的，借此提几点。ICP-2 V2 将使用资源持有人这一术语，而不是 LIR，肯定是 RIR，不能去除。肯定是资源持有人而不是 LIR。如果你把必须更新 ICP-2 的理由分成三类，也许更多。其中之一当然是需要明确的事后认定义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希望更新术语。我们已经摆脱了资源持有人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 LIR 或 ISP 的概念。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更通用的术语，简称为资源持有人。第三是简单地更新技术或更广泛的互联网。例如，RPKI 在 2001 年并不存在。

所以根据你的观点，是的，我们将使用资源持有人作为我们的通用术语。但是当然，像所有事情一样，我们寻求大家的反馈。不要把这些当成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真理。然后我想谈谈你说过的一件事。确实，我在这里强调了对这个修订项目来说最有趣的原则。

但是我想明确一下，我不会说每一个被强调的原则都是全新的原则。我们认为其中一些在当前版本的 ICP-2 中相当隐含，我们甚至认为在当前版本的 ICP-2 中对取消认定也是相当隐含的，因此 NRO 执行理事会制定了实施程序来实施这个原则。如果我的强调造成了混淆，请原谅。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埃及代表。尼克，谢谢你的回答。下面依次请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埃及代表和毛里塔尼亚代表发言。请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发言。

拉塞尔·沃鲁巴 (RUSSEL WORUBA)：谢谢主席。我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拉塞尔·沃鲁巴。

感谢 ASO 的精彩演讲。我认为，对于 APNIC 区域中的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受益于 APNIC 办公室的同事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们感谢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的英明领导，现在由嘉荣 (Jia Rong) 接任，也感谢 APNIC 基金会的出色工作。我的评论和问题将集中在 RIR 中的政府关系原则，以及 APNIC 根据香港法律制定的 RIR 对基金会的可持续性原则。

APNIC 的 RIR 是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注册的，总部设在布里斯班，此后我们一直在与 APNIC 基金会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出项目。我们的问题是，作为政府，我们已经与 APNIC 签署了能力建设谅解备忘录，并致力于建设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我们的数字政府工作。

政府和 RIR 之间关系的预期原则是什么，才能使我们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工作取得进展，特别是在像太平洋这样的欠服务地区？那种原则在那里被捕获了吗？还是它是通过一些其他标题以某种方式得到管理的？

汉斯·彼得·赫伦：

谢谢。这个文件描述了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职能。现在，我们所有人，由于不同程度的能力建设，作为欧洲网络协调中心的使命或更宏大使命的一部分，我认为 APNIC 作为一个信息中心，NCC 作为一个网络协调中心，我们确实比 RIR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能力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有各种方式与政府就各种事务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欢迎大家在这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谈一下你们认为合适的做法。

据我所知，APNIC 基金会与 APNIC RIR 是相互独立的，APNIC 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尽管他们有着相同的名称，并且相互支持。因此，我不一定会设定这样的预期，即，所有 RIR 都有一个能够在他们的地区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的基金会。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汉斯的回答。接下来有请埃及代表发言。

克里斯汀·阿里达 (CHRISTINE ARIDA): 非常感谢。确实是非常有趣的演讲。如果大家允许, 我想返回一下, 因为我们提到过这次会议的情况。抱歉, 我是来自埃及的克里斯汀·阿里达。我们在能力建设会议上谈到了 ASO,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次 ICP-2 具体审核中遵循的流程。

据我所知, 你们在与社群、ICANN 和 RIR 协商, 最终 NRO/ASO AC 将根据收到的意见起草新版本。据我所知, 鉴于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 AFRINIC 委员会, 代表非洲地区的三个席位空缺, 因此, 在实际推进协商以达成一项文件的过程中, 没有非洲代表参加。

因此, 我对这个流程的第一个问题是, 是否有可能从非洲社群任命或填补这些空缺的席位, 以便拥有非洲代表, 因为我认为, 在现阶段, 非洲大陆参与起草这些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流程, 我想问的另一点是, 如果你从协商中得到相互矛盾的信息, 你如何看待, 你将如何处理? 然后, 我有一些关于内容的具体问题, 但那是 [00:32:53 - 音频不清晰], 我就讲这么多。

汉斯·彼得·赫伦:

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关于流程的问题, 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意识到我们可能没有在沟通流程方面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将回到我们的传播部, 做出更清晰的流程说明。我们有一个日历, 里面有很多细节, 但可能很难看出其中的流程。

目前, ASO AC 或 NRO NC、政策机构、志愿者都在寻求大家对原则的意见和建议。当他们有了原则, 他们会分析反馈, 可能会有相互矛盾的反馈。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这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他们可能需要回来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这可能需要 10 年的时间, 或者他们可能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们提出这一点, 他们将根据这

些原则起草一份文件，然后我们将对这份文件进行社群磋商。因此，将对流程进行更广泛的更新，然后我们将进行广泛的社群磋商。

正如同事们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不是抛出一份新文件并进行讨论，而是首先侧重于原则，然后起草文件。所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想提出什么样的反馈，可以在下次会议上提出。那时原则或多或少会定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更有趣。有三个席位空位。谅解备忘录中说，其中一个席位由 AFRINIC 委员会任命，另外两个席位由整个社群任命。每个 RIR 都有自己的流程，所以我们必须去看看 AFRINIC 流程。虽然 AFRINIC 目前确实没有委员会，但也没有一个官方接管机构拥有委员会的法定权力。

因此，一种方法是由官方接管机构任命或重新任命前委员会任命的代表进入地址委员会，并根据 AFRINIC 程序要求选举社群成员，然后由委员会（如果已选定）或当时的官方接管机构对其进行更正。我的意思是，这将是现在能做什么的粗略法律翻译。

更具创造性的方法是，让社群一起，去掉流程中的一些步骤，然后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我认为接下来我们将不得不讨论这是否是合法的代表，是否受到广泛支持。回顾 AFRINIC 刚成立的时候，在它被正式认可之前就有来自 AFRINIC 的服务器。

因此，我宁愿寻求社群的广泛支持，也不愿过于纠结于流程。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最终进入了法庭和正式流程。但有办法确保尽早填补这些席位。但我想关注

的是让成员选举出一个委员会，这样 AFRINIC 就能向前推进工作。这是我的首要目标。谢谢。

克里斯汀·阿里达：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当然，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期待的。据我所知，你将于 12 月 6 日开始工作，我们谈论委员会至少有两个月了。但无论如何，是的，我不确定法律是否通过最好的方案，但这是另一件事。

关于内容，我真的很感谢你强调了所有的原则，我有几个问题。实际上，我一共有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已经提到了，是关于社群，显然没有对社群进行很好的定义，因为它不是 IP 地址的持有人，但它是一个更大的群体。所以我的问题是，有什么 IR 遵守的社群定义吗？如果你们希望，我快速陈述一下这些问题，还是你们想逐个回应每个问题？我快速讲一下。另一个问题是 -

汉斯·彼得·赫伦：

我认为一次讨论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

克里斯汀·阿里达：

我只是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请讲。

汉斯·彼得·赫伦：

在 RIPE NCC 中，我认为我的社群是我的成员，任何对制定政策感兴趣的人，包括公民社会、权利持有人、执法机构、政府，所以我的社群很大。我不会为他们建立单独的选区。我和他们的互动确实略

有不同。我在黑客马拉松中与年轻的专业人士互动，我在政府圆桌会议中与政府互动。

下周，我要去约旦会见中东监管人员，对吧？这与黑客马拉松或本次会议之前在这所大学举行的测量实验室大不相同。因此，社群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但对我来说，它是关于外展活动和让那些对制定政策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

克里斯汀·阿里达：

我是不是应该先让其他同事发言，然后再回来？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是的，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毛里塔尼亚代表请求发言。很抱歉让你久等了。请发言。

穆罕默德·埃尔·莫克塔尔 (MOHAMED EL MOCTAR)：谢谢主席。我是毛里塔尼亚 GAC 代表穆罕默德·埃尔·莫克塔尔。非常感谢你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你介绍将在 ICP-2 中采用的新原则。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我们在 AFRINIC 的案例研究有关，你们在制定新原则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以便我们能够在以后避免此类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你们是否有机会像埃及代表之前问的那样，从 AFRINIC 或非洲社群那里得到反馈，这样你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真实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

汉斯·彼得·赫伦：

好的。一次提一个问题，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当然，首先，我们非常清楚 AFRINIC 的情况，因为信息是公开的。动议法庭是关闭的，我们无法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除非相关信息被公布。所以，就我们所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当然，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有一些关于治理的原则，我希望得到大家反馈的一件事是如何加强治理以及对治理提出什么要求。我知道对于我自己的组织来说，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一点，并在我们的章程中添加了一些条款，例如，即使整个委员会消失，我们也能够要求进行选举。作为首席执行官，我现在有权要求进行选举。以前，我们需要 200 名成员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不会陷入同样的僵局。但这些细节不会出现在原则文件中，但需要在 RIR 的章程中写明。

在非洲开展外展活动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功能齐全的 AFRINIC。AFRINIC 工作人员组织了一次网络研讨会，12 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互联网峰会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如果你对我们如何在那里开展更多、更好的外展活动，以及如何帮助我们在 AFRINIC 的同事与当地的其他组织建立联系有任何想法，我们非常愿意提供帮助。但是，正如你们所说，我们应该在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参与，而不是擅自闯入这个流程。

穆罕默德·埃尔·莫克塔尔：谢谢。我想，第二个问题与新的反捕获原则有关，但这是否有用，因为事实上你们已经确定了某些标准或原则，这些标准或原则保证了透明度，保证了社群的包容性，还保证了你们将确保 RIR 的正确使命，而不管“谁拥有它”。谢谢。

汉斯·彼得·赫伦：

因此，当前的一个要求是，它是一个会员制组织。现在，这一点的法律实施情况因司法管辖区而异。我可以代表 RIPE NCC 发言，根据荷兰法律，我们是一个会员制协会，这意味着一个成员一张选票，有 2 万名成员。

可以捕获吗？你可以对此进行研究，看看这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法律机制可以阻止捕获。所有权属于 2 万名成员，所以是非常分散的。很难进入并接管，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参加全体大会进行投票。

因此，我认为在如何防止组织被捕获方面，我绝不是主题问题专家，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希望听到社群的反馈，了解这一原则的制定方式是否正确，以及我们今后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汉斯。下面依次请尼日利亚代表和英国代表发言。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阿德龙克·索拉-奥贡索拉 (ADERONKE SOLA-OGUNSOLA)：谢谢尼古拉斯。我叫阿德龙克，来自尼日利亚。我同意毛里塔尼亚同事的观点。感谢 ASO 的精彩演讲。我认为这也是关于我们正在审核 ICP-2 的行动。当我们介绍你们的原则时，我想到或指出的是反捕获问题。我指出的是，在这方面，你期望从社群、从你们的成员那里得到什么意见？

另外，从政府和 GAC 的角度来看，你们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个反捕获问题？RIPE 的同事说 RIPE 不是捕捉的权威机构。是的，让我行使我的监管职能。是的，我们有问题或监管捕获，希望尝试确保它不会独立于监管机构或可能独立于该组织而发生。但是我来反问你们一下，在这方面，你们希望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谢谢。

赫尔维·克莱门特：

我首先推断，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可以对这个调查问卷提出哪种类型的意见，因为这个调查问卷的最终目标是了解社群和组织成员的感受。对于他们对这种反捕获有什么感觉，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与反捕获有关的问题，因为在某个时刻，可以看到这可能是在投票期间采取某些行动。但这是更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与你们建立合作。唯一的问题是，对我们来说，反捕获应该是一个难以解决和防范的问题。

尼克·纽金特：

非常感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突出了磋商的确切目的。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代表我自己发言，我希望社群提供的反馈是，第一，谁关注捕获。也许这只是我们提出的一个顾虑，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顾虑。如果大家也关心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条重要的信息。

第二，大家怎么看待捕获的可能性？可行性有多大？不同 RIR 机构的成员以不同的方式投票，所以反馈甚至是可行性都是一个重要的数据点。

第三，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最终文件中纳入反捕获条款，我们可以探索什么机制？我只想透露一下，我们从更详细的语言开始，比如，X% 的委员会席位应该 - 任何现有实体或团体附属实体都不能选举超过 X 个委员会席位。

然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实现细节。我们真的需要扩展这部分内容，陈述广泛的原则，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反馈。但正是通过社群反馈环节，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关于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真正好的想法。

第四，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因为总是有潜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可能会引入另一个问题。所以，我马上想到，这是四条非常有趣的反馈，如果大家愿意提供，这些反馈对我们来说会很有用。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感谢尼日利亚代表提出这个问题。谢谢赫尔维和尼克的回答。下面请英国代表发言。

奈杰尔·希克森：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来自英国的奈杰尔·希克森。我只想简单说一下流程。非常感谢你们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概述。我想提两、三个具体问题。在你们完成这份文件并进行必要的磋商后，你们也提到了必须在 ICANN 批准后，你们才能进行后续更多工作。我想知道这种批准采取什么形式。

我注意到在 2000 年的第 1 版中，或者不是第 1 版，但是 ICANN 董事会批准了颁布这些原则。我想知道采取了什么样的协商机制。我知道你们正在就这些原则咨询每个人，但你们有了前进的方向后，董事会将如何考虑？其次，之后是什么阶段？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想你们说过，你们有了这些原则后，还有一些进一步的工作要做，大概会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最终文件是否会经过协商流程或批准流程？谢谢。

汉斯·彼得·赫伦：

我想我没说过这些原则会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审批。最终文件将像我们在第一版中所做的一样，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进行审批。自第 1 版以来，ICANN 流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对当前 ICANN 董事会流程的细节并不十分熟悉，但我们会确保在未来的沟通中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我认为，ICANN 董事会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需要完成他们的定期协商流程，听取 GAC 建议或考量任何标准流程的结果。但这需要完成一个广泛的社群流程。

目前，我们正在通过 ICANN 协商流程和 RIR 流程进行协商。因此，我们尝试尽可能扩大范围。所以最后，我们将遵循常规的 ICANN 流程，但我不能马上向你们说明这些流程，这过，我们会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试图走任何捷径。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再次感谢汉斯。接下来请美国代表发言。请发言。

欧文·弗莱彻 (OWEN FLETCHER): 好的, 谢谢。我是来自美国的欧文·弗莱彻。我们要赞扬 ASO 在 ICP-2 的更新版本中发布了拟议的实施原则。

我们支持加强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以及提高其弹性的工作, 因为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使一个开放的全球互联网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它必须能够发展才能确保其保持强健。因此, 我们欢迎发布这些原则以征求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继续关注关于 ICP-2 的讨论。我们还希望鼓励对此感兴趣的 GAC 同事在我们继续审核这些原则时积极参与。

我们查看了调查问卷, 发现你们可以在号码资源组织网站或 ICANN 公众意见页面上填写。如果是重复的, 那么我很抱歉。但我想核实一下, 在两个位置的是相同的调查问卷,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提交, 所提的意见和建议都会得到同等对待。还要注意, 这份调查问卷似乎是针对每项原则的一系列多项选择问题, 后面是自由形式的文本。这部分似乎是实质性的 -

赫尔维·克莱门特:

我确认, 相同的调查问卷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尽可能采用与 ICANN 用于进行公共协商的相同格式。但我们的想法是要有相同的文字内容, 并有可能为两个渠道提供相同的输出。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 英国代表, 你是之前举的手, 还是希望再次发言? 好的。接下来有请埃及代表发言。

克里斯汀·阿里达：

谢谢尼古拉斯。我对于权威机构有一个问题。在权威机构这部分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说在取消认定的情况下，必须通过 ICANN，然后再通过单个 RIR 审核。我的问题是，这需要 NRO 整体审核，还是每个 RIR 自己的审核？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是后者，如何做到呢？我的意思是，如果重新认定一个 RIR 需要与这个特定的 RIR 协商，还是需要由 NRO 审核？这就是我要提的问题。

汉斯·彼得·赫伦：

我认为，如果你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此处的文本，只要 ICANN 首先咨询并充分考虑了每个 RIR 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包括被认定的 RIR 在内的所有 RIR 都有机会为 ICANN 的决策流程提供意见和建议。现在这样写并没有给作为一个 RIR 的我否决权。我的社群可能会回来说，哦，但你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我们很想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的理解是，应该考虑 RIR 对当前情况的理解，以确保该决定考虑到了所有事实。我已经从社群成员那里得到的一个评论是，更广泛的社群也应该发表意见和建议。因此，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来完善这一原则。所以，我们想听听你们对这方面的看法。

克里斯汀·阿里达：

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所有这些原则都将涉及更多细节，当进展到细节阶段时，会因地区而异吗？我的意思是，这些细节是广泛的还是 - 比如，如果我们以反捕获原则为例，只是文件说 RIR 应该采取措施，然后让 RIR 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还是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说明应该如何做？

尼克·纽金特：

该文件不会因任何 RIR 而异，但可能会有一些原则，让每个 RIR 自行决定如何实施某些事情。如果这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么反捕获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我看没有人举手。略微返回谈一下取消认定问题和移交情况。如果 RIR 被取消认定，有什么既定的职责和资源移交程序吗？第二件事，很抱歉多占用了一点时间，但 ASO 或 ICANN 如何确保平稳过渡，以尽量减少对受影响社群的干扰？

汉斯·彼得·赫伦：

过去我们举过两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建立了 LACNIC 和 AFRINIC。它们都是在现有的 RIR 工作人员和新的 RIR 工作人员的紧密合作下完成的。在系统建立和数据传输期间，AFRINIC 的工作人员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RIPE NCC 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彼此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我们有来自 RIPE NCC 和 ARIN 的开发资源来帮助建立一个合适的系统。然后建立了组织，他们从那里接管了组织。

现在，AFRINIC 也从 ARIN 转移资源。所以，这涉及到多种数据。所以，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尽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更戏剧性的场景中，我正在考虑和研究的是如何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托管我的数据，无论是直接通过 IANA 还是第三方。其中一个难题是，我应该托管哪些数据？如今，WHOIS 数据与所有其他 RIR 共享，这很简单。我的商业数据不是因为商业保密法律和规则而不共享。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到底需要多少数据来运行区域利益注册管理机构，这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在域名注册管理机构

构中，你需要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比较简短。因此，我们没有完整的答案，但这是我们的风险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并已纳入我们各自的治理框架，我们正在根据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意见和建议，并试图共同建立一个稳健的系统。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汉斯。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尼日利亚代表： 你好，尼古拉斯。我只是想让你注意一下，聊天中有许多问题，请你知晓。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好的，谢谢尼日利亚代表，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完聊天里的所有问题，不过还是感谢你的提醒。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会议室或者线上还有其他人想发言吗？请荷兰代表发言。请发言。

艾丽莎·希尔 (ALISA HEAVER)：好的，谢谢。感谢大家在聊天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建议将这些问题提交给 ASO 委员会。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好的，谢谢。GAC 工作人员，能帮我处理一下吗？因为我根本无法处理聊天室里的的问题。我无法边阅读聊天室里的的问题，同时主持这

边的问答环节。我没这么能干。非常抱歉。请谅解。会议室或线上聊天窗口中有任何问题吗？如果没有 - 抱歉。汉斯，请讲。

汉斯·彼得·赫伦：

好的，在会议结束之前，我真的要感谢这次会议的志愿者，我想强调的是，地址理事会完全是由志愿者组成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社群，也是为了整个互联网。当然，我有工作人员或 RIR 成员，RIRS 有工作人员协助，但实际上所有繁重的工作都是由这里的志愿者完成的。所以，感谢尼克和赫尔维以及其他参会人员。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我们提前一分钟结束会议。除了享用咖啡之外，请在 16:30 回来参加第二次公报起草会议。请多喝点咖啡。

[听写文稿结束]